

王焱华是谁?她母亲叫王灿芝,而外婆就是著名的鉴湖女侠秋瑾烈士。王焱华和母亲从前住在天平路,我的大姐夫沈祖钧家也在同一条弄堂里,前门对着王焱华家的窗口,幼年时是弄内花园的玩伴。

前几天,由我大姐丁言文和姐夫做东,邀请王焱华在广元路天平路口新利查西菜馆聚会,餐馆离他们家和王焱华的旧居很近,沿天平路往南200米左拐就到了。我也受邀参加,所以早早来到大姐家,和他们一起来到餐馆恭候王焱华。

王焱华来了。她生于1934年,今年已经有90岁了,她拄着拐杖,头发梳理得很整齐,穿了一件大花衬衣,隐隐透着活力,在老邻居张左之的搀扶下,一步一个脚印,走进餐馆。

我们是第一次见面,大姐丁言文向她介绍:“这是我妹妹丁言昭,2009年她曾写过一篇关于你母亲的文章。”

“记得,记得,当然记得。”王焱华有些激动,双手握住我的手,说:“那时民革上海市委联络部部长马铭德先生寄来的,看着丁言

昭的文章《自命‘小侠’的秋瑾之女》,旧事重提,感慨万分。”我赶紧说:“当时你还纠正了我的一个错误,文章中将你母亲的照片用错了,你写了封信给编辑部。”

“是的。我后来寄了两张照片,一张是我母亲由美国留学归来所照,另一张是六十多岁时的照片。”

王焱华这封信登在《世纪》杂志2009年第4期上。

说了半天话,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她呢,我问:“怎么称呼您?叫王老师好吗?”

“客气客气!”王焱华微笑着回答。

“您不是当过小学老师的吗?”

“是的,先前在卢湾区,后到长宁区,教语文。”

“那我称您为王老师,太对了。”

“当然,当然。”

和王焱华聊天一点也不累,我们一边品尝着美味的佳肴,一

边说着话。

1951年王灿芝得到周总理的允许,离开上海经香港转往台湾定居。1967年的一天,王灿芝吃完午饭,在家中洗澡时,突发脑溢血,保姆立即送她到医院,抢救无效,当晚去世。

王焱华的丈夫叫许德,原在上海向明中学任美术老师,后调到华山美术学院任教,他有个同学在香港,看到报上的新闻,立刻将那报纸一起寄给

在上海的许德。看到报纸后王焱华悲痛万分,可是当时根本无法到台湾去奔丧,只能在家中默默地悼念母亲。

1992年王焱华去美国定居。每年给在台湾的母亲墓地管理处寄钱,请工人为她母亲扫墓。因为她到美国后,为了生计,每天打工,做过许多工作,到养老院、到生产维生素的工厂……无法到台湾去给母亲扫墓。一直到2011年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,马英九特邀王焱华和丈夫作为辛

亥革命先烈秋瑾后代去台湾参加庆典,受到军乐队迎送的隆重礼遇。马英九还专门会见了她,并合影留念。那是王焱华第一次在台湾为母亲扫墓。

在新利查西菜馆用完午饭,我们看王焱华兴致蛮高,便提议到天平路的老房子去看看,她欣然同意。来到她度过童年的地方,走进熟悉的弄堂,踏进熟悉的房屋,王焱华的脸上写满了怀旧的表情,也许她想起了当年她在外面玩,回来迟了,母亲就会直起大嗓门:“焱华,回来了。”那喊声,整个弄堂都能听见,到现在,她似乎还能听到……

这是她的乡愁。王焱华、王灿芝、秋瑾,他们都曾在上海居住和生活过,都有一个心中的上海。



最后的冲刺

戴旭东

又一年高考尘埃落定。我推开窗,吸了一根烟,见天幕上无数颗小星星闪着微弱的光。夜风拂面,我的思绪飘至九年前的今晚,女儿去六安路“王仁和”米面店吃了一碗牛肉面。回来,她刷了一张数学模拟高考试卷,就入睡了。

翌日早晨,女儿吃早餐时,说了中午想吃的菜。当她拎着书包从我眼前走过时,我说:你只要尽力了,考上三本我也高兴。她回我一句话:我是一本的付出。望着女儿跨上她妈妈的电动车飞驰而过的背影,我暗暗祈祷。

我在合工大北区的菜市场溜了一圈,买回了女儿想吃的菜。不久,妻子骑着电动车回来。我问她送考的情况。她说车行至三孝口过去一百米,看到交警在疏通来往的送考车辆和密集的人群。女儿见此情形,拔腿跃下妈妈的电动车,飞奔而去。

我听了妻子的叙述,暗自高兴妻子没有跟女儿说上话。头一门考语文,女儿的作文曾多次被语文老师当作范文在班上朗读给同学们听,她应该能拿到高分。用我当炮兵时的术语,就是首发命中,那将会鼓舞她后续科目答题的斗志。果然,女儿高考语文获得了满意的分数,《新安晚报》刊登了“新东方”优秀学生成绩榜,看到女儿的名字出现在红色打底的报纸上时,我激动地收藏了报纸。我们一家最后的冲刺,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几天前,我东奔西颠准备给女儿在高考的学校(猜测)附近租房时,女儿告诉我,她抽签在自己的母校,合肥六中南区高考,这就像平常去学校参加期末考试。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。高考前两天,我接到妻子的电话,说她的电动车爆胎了。我让她在原地不动。请假后,我来到路边的玻璃店,老板外出安装玻璃了。老板娘听完我的叙述,二话不说推出电动车,带着我骑向天鹅湖,在省广电大楼附近的路面上,我看到妻子望着“罢工”的电动车兴叹。我让妻子坐老板娘的电动车回到望江路,换乘121路公交车到合工大北区租房处给女儿烧晚饭。

我在百度上搜了附近的电动车维修店,拨通了对方的电话。约摸二十分钟,修车师傅带着打气筒汗沓沓地赶来,他说先救急性补一下胎,建议我同他一起去不远的维修店,把我的电动车后胎的内外胎都换成新胎。来到修车店,我看师傅熟练的操作,忘记了起初的紧张不安和渐渐袭来的疲劳。师傅听我说这辆人要承担接送女儿高考任务,仔细检查了车辆的各项功能,把刹车系统调试到最佳。

夜幕降临,月光倾泻在柏油路面上,我抹去脸上的汗水,一脚踏上修好的电动车,慢慢地行驶在不夜城的人海里。当我从贵池路转到宽阔的黄山路时,一盏盏荧光色的路灯向我的身后移动而去,我不由自主地哼起了民歌《敖包相会》:“如果没有天上的雨水呀,海棠花儿不会自己开……”



地铁到南京东路站时,有人下车,腾出了两个空座。一个胖胖的中年妇女,捷足先登。另一个,写着老弱病残专座字样,正对着明人。

明人习惯在车上站着。于是他偏了偏身,让了让半挨着他后面的一位女孩。那陌生的女孩一上车,纤细的身子就紧靠着直立的扶杆,手臂还紧抓着套环,另一只手,四指和掌心托捏着手机,白嫩的大拇指还不断在屏幕上点点划划,像是在书写什么。

她看到空座,很快明白了明人的意思,礼貌地说了声“谢谢”,便小心地拉着扶手,挪步上前,缓缓地落座了。明人注视到眼



1977年春,我投在章培恒先生门下学文史。章先生在教我读《二十四史》时,也很关心我写作。过了一年,章先生让我把发表的习作带给他看看,我把三十多篇剪报请他指教,章先生一一翻看,他用略带绍兴口音的普通话说:“你蛮努力的!但是……”接着一转话题:“你随我读《史记》《三国志》《新唐书》《宋史》《明史》,读得很枯燥吧,我让你再选读一本《古文观止》吧!”他让我回家选出《古文观止》中最喜欢的十篇。

我原以为,章先生让我分析十篇文章好在哪儿?不料章先生是让我计算一下每篇文章的字数,我吃惊之余便数了一遍。章先生见我完成后问:“这十篇文章中,字数最短的是哪一篇?”我回答:“是刘禹锡的《陋室铭》,仅81字。”章先生又指着选出的《兰亭集序》《桃花源记》《岳阳楼记》《醉翁亭记》《放鹤亭记》说:“这几篇千古美文也不过三四百字,欧阳修的《秋声赋》五百余字,韩愈的《进学解》比较长,七百余字。你发现什么规律了吗?”经一提示,我恍然大悟,抬起头说:“中国古文真是精简而生动。”章先生呵呵一笑:“你学写文章,就要学中国语言的文字风格,在‘精简’两字上下苦功夫。”

章先生为了让我把文字写得精简,让我把《古文观止》上30篇佳作,用文言文写读书笔记。他谆谆善诱地说:“自古好文章都是有话则长,无话则短。”精简是中国古文的精髓,或许对写白话文也有所启迪。

当编辑的日子里,我更深深体会到“文贵精简”。不少文章冗长松散是通病。章先生说:“做称职的编辑,就要帮作者的文字把把关。就像一本书的作者,在完稿前把可有可无的段落删除,让作品少一点遗憾。”

文贵精简

曹正文

在地铁上

安凉

前的女孩,齐耳短发,眉清目秀,上身穿一件粉色的短袖,下身则是白色的阔腿直筒裤,人显得清爽、时尚而且干练。她坐在座位上,左手臂仍紧紧环扣着扶手,又握紧着手机,右手指则在手机屏幕上飞快地闪烁着,比方才站着时,轻松自如许多。

明人看她有点眼熟,又想不起是谁。怀疑是自己的问题。一位研究记忆学的专家朋友曾告诉他,这是你见过的人太多了,人的形象类型又多有相似,难免会有这样的错觉。车到了人民广场站,车厢里人多了。一位穿着素雅,满头白发的老嫗,在一位年轻些的老嫗的搀扶下,挤在了明人身边。车启动了,摇晃了一下,渐渐平稳起来。这时老嫗发声了:“谁能让个

座,给这位老太太坐。”

明人扫视了一下跟前的座中人。居然个个都低着头,看着手机。只有那位胖胖的中年妇人,抬了一下眼皮,视若无睹和无声,又埋头自顾看手机。

那位年轻的女孩,仿佛什么都没听到,姿势一动未动,仍在手机上涂鸦着什么。

见没人响应,老嫗嘀咕道:“都什么德行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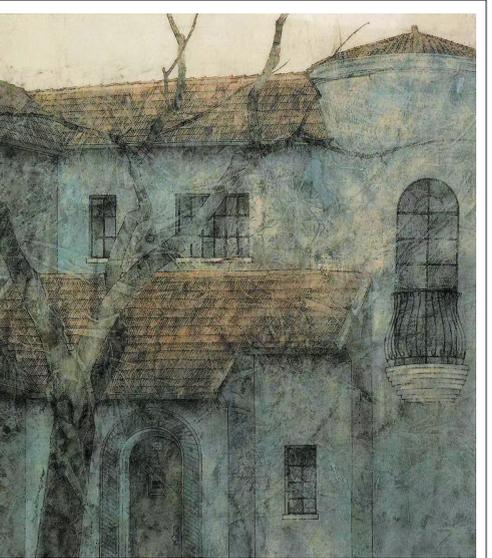
白发老嫗倒扯了扯她衣袖,说:“算了,就几站路,挺得过去。”老嫗这一说,又似乎激发了老嫗的斗志。她看到了年轻女孩所坐的座位,上面印有老幼病残文字和图案的标志,便毫不客气地嚷道:“现在的年轻人,真是愈来愈不像话了,打扮得漂漂亮亮,心里头缺德得很。”

也有站着的乘客也议论起来:“就是,基本道理都不懂,怎么做人的!”是冲着那年轻女孩的。

明人也不想,这位女孩也太不知趣了,年纪轻轻的事吗?想一想,这座位还算是自己让给她的呢!

犹疑了片刻,他觉得自己有义务去劝说女孩让座。不料,他还没开口,那老嫗已憋不住了,上前直接推了女孩一下。

女孩蓦地抬起头,她



武康路 (纸本设色) 洪健

目光惊讶,似乎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从耳朵里摘下了一枚白色的耳麦。

有人恶骂了一句:“装什么蒜呀!连个位置都不肯让!你不老不孕不残!”年轻女孩憋红了脸。一时没说出话来。少顷,她缓缓地站起身来,边让座,边说道:“我刚才真没听见,在听,听录音,在赶写采访报道。真是抱歉。”

她跟踉跄跄的,明人怕她摔倒,赶紧扶了她一下。她道了一声:“谢谢。”随即,挪动了几步,抓住了

车上的栏杆。

老嫗坐下了,也没道声谢。似乎是理所当然。

年轻女孩站在摇晃的车厢里,手抓得很紧,手机已不再涂鸦了。从侧面望去,女孩白皙的脸,线条柔和俏丽,刚才的委屈,被她紧抿在双唇之内。

明人忽然脑海一闪,他想起来了,好多年前,新闻报道过,车水马龙的大街上,一位老头推着一辆婴儿车,横穿马路,忽然不小心脱手,滑向正在侧面快速驶来的一辆卡车。危

急时刻,一位年轻女孩飞奔上去,推开了婴儿车,但自己的双腿却被来不及刹车的卡车撞到了。婴儿平安无事,见义勇为的女孩断了一条腿。听说后来装上了假肢。这位年轻女孩后来担任了报社的记者。

眼前这位女孩无疑就是他在新闻中多次见过的舍身救人者。他记忆没错。他突然感觉女孩此时受到莫大的冤枉。她完全可以亮出她的假肢,可以坦然地坐在那个座位上。那也是属于她的专座。

他悄声对女孩说道:“我才想起你是谁,你真受委屈了,要不我和大家说点真相?”

年轻女孩坚决地摇了摇头。“不用,不用,这不值一提。感谢您的理解。我站得住,应该为老人让座的,刚才真的光顾着赶稿了,没注意。”女孩低声道。又过了几站,女孩到站了。她向明人微笑点头,然后,扶着栏杆,缓缓地从容地走下了车。

明人发觉,她的身影很美。

两次缅北经历,余悸难忘。前一次体验了真实版的危邦不入,后一次则遭遇到血淋淋的皮开肉绽。

那回从昆明抵达缅甸新的国都内比都,正准备转赴密支那时,突告前方战火骤燃。行程当即按下暂停键,人马一拆为二:斗胆的一行,改道去缅甸继续探险;胆怯的我,随另一路,撤回境内西双版纳暂避。

原本要去的密支那地区,有中国远征军与东洋鬼子鏖战的遗迹及史迹;而名字很中国化的葡萄县,过去曾属于我国疆域,与这两处心仪之地失诸交臂,殊觉遗憾。

翌年,情势趋稳,我背起行囊再度入缅。丛林的清晨,每天被原住民的吼叫唤

醒,长臂猿群始终与人们保持戒心的距离。

荆榛满目,野禽笼罩,无人区明显未受外尘丝毫沾染。身处多样性的原生态世界,时常可辨黑熊、亚洲象、灵长类、偶蹄类、两栖爬行类出没的痕迹……

缅甸五月为异常干热的旱季,气温蹿至四十多摄氏度。皮肤挡不住炙晒,暴露在外的臂膀起满了绿豆大小的水泡,妥妥的轻度灼伤,所幸不痛不痒。

因累叠叠加,有位久经风霜的资深队友中暑不支。为避免再遭囹圄,队友们干脆下到齐腰的河中,泡在水里,顶着毒日完成午餐,样子十分滑稽,蛮荒求生,顾不上雅相了。

数天来,躲避我们的野生动物,寥不可见,正愁拍摄颗粒无收,这时缅甸向导忽然冲我叽里呱啦;不懂他说啥,先端起600mm长焦镜头再说,原来是逮到一只衔着红果子的冠斑犀鸟。这种珍禽在我国境内早已绝迹。

凯旋驱散了疲倦,却也眉睫之祸悄悄盯上了。就在回营奔船时,突遇小舢板摇晃,身子顿时失衡,不慎卧撞到刚收起的长臂机器架,瞬间刺痛心窝!因重心顺势压在桨叶钝口,左手掌心被割裂出两寸长的口子,肉绽裂出来,变成血沟,且创口粗糙,简直目不忍见。恐惧霎时顶上脑门。在远离人烟

谢震霖

七夕会

的地方,这种外伤极易危及性命。队友们闻讯立马围拢上来,忙不迭取出止血剂、双氧水、消炎药等急救用品,给我做了简易的处理与包扎。考虑到热带丛林严酷环境,伤口随时会受感染,经团队紧急商定,让我提前出局。待一早护送急治。

事发当晚,我啥做不了,在害怕与焦虑中捂紧伤口,眼睁睁到天亮。撤出丛林后,与陪护步履如飞地赶到最近的一家小镇卫生院,注射了破伤风针。也许是彻夜捂伤的物理力量产生的奇效,伤口居然没再进一步扩大;见状,医嘱一周内不要碰水,无需缝针,有望自然愈合。

可怕的丛林沥血记,终因天幸而化解。真是祸福倚伏啊!

旅游